

邂逅

著 駁 聶
編 二 天
主 書 馬
 尹 庚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九月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
北江西路海寧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

目錄

邂逅	4
走掉	30
金元爹	50

邂逅

一說，業已十九年了，我在一個隊伍裏頭『行軍』。

大概是九，十月間，南邊的天氣還熱得怕人。太陽就像一團火在人頭上烤，不過並沒把人烤乾，烤焦，倒越烤越濕——水淋淋地，像在洗澡一樣。

前不久，我在廣州失了業，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偶然碰見一個人，叫我跟他到廈門中學去賣粉條。可是一上船，那人就帶着我朝官艙裏跑；在官艙裏那人跟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講話。看那樣子，明明是約好了的路伴。經過介紹，我曉得那位軍官模樣的人就是連報上也常常看見名字的某某軍總指揮。我一點也沒覺得希奇——那時候，青年們個個都很『革命』，軍官們個個都肯『接近青年』，我的朋友認識個把總指揮，甚至跟總指揮約好一路走，實在算不得什麼一回事。

船開了之後，朋友很客氣地跟我說，廈門中學因為時局關係，怕不容易開學，現在跟那位總指揮商量好了，請我到他底部隊裏去辦黨。一個失業的人，同時就是個萬能的人，還有什麼不能幹的事麼？顧客已經看好了貨，覺得要是拿我去辦黨，該不會很推盤；作算我說我不會辦黨，也未必就可以推脫；就算推得脫，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呢，我不是正在找一個『工作』麼？我沒推辭，可有點兒不高興：我覺得我的朋友在騙我，什麼廈門中學賣粉條，什麼時局影響，原都是一片鬼話。其實，他早說要我到軍隊裏去辦黨，我未見得就不去，何必多玩這們一個圈套呢？關於這，一直到現在，我還想不明白。

忘記了那時候我算過命或者看過相沒有；我只相信雖說有人給我找好了一個差事帶我去做，我却還一點也沒交到好運。瞧，我們第一天到了駐紮地，第二天隔了一天，第三天一清早，晴天一個炸雷：開拔！說是什麼地方的叛兵排山倒海地向我們

壓迫來了，我們要退到廣州去。好幾天以來計劃着的辦黨的事拋到九霄雲外，不消說得，我在部隊裏簡直連一個臨時出入證都還未弄到手咧！

這樣，我，一個穿着便服，沒有職位的人，就夾在這翻翻滾滾的穿灰色軍裝的人們中間，『行軍』起來。

『行軍』，是弟兄們底事；至於官長，那是應該叫做『坐軍』的。總指揮什麼的，何消說，四名長伕，一頂涼轎；就是中下級官佐們，也至少可以幾個人合伙，親自到街上去招兩名伕，找一根槓子，臨時綁上一塊板子什麼的來換班地坐。我雖說沒有職位，從有人找我合伙這樁事看來，很可以驕傲自己是屬於官佐這一方面的。

開拔是現說起的，連弟兄們也措手不及，老百姓自然更沒有準備。身上披的老虎皮，手裏拿的槍，一聲吆喝，到街上去招兩名伕，決不是樁難事。只是通心槓子上綁的一塊板子，縱然那板子上還墊上一牀軍毯或軍裝什麼的，一望就曉得坐起來

不很舒服。兩隻脚騰空吊起，不到五分鐘就會麻得不是自己底了；頭上的太陽只有比走的時候晒得還要熱，還要疼；並且剛開始坐，縱然伏子不敢作弄你，自己也會害怕翻下來栽筋斗。我對於那自己有幾分之幾的權利的『轎子』，沒感到多大的興趣。一直到自己把自己拖都拖不動了，想到只要有個東西坐坐都好的時候，才佩服我底伙伴們真有點先見之明。

可是一個還沒有交好運的人，是連坐一根通心槓子的福分也不許長享的。正是我輪班坐着的時候，合伙的人不曉得是上了前還是落了後，離我跟我的伏子都有相當遠了，忽然！前頭那個伏子說：

『官長，我要小便。』

他曉得我不會因為他要小便就跳下槓子，說着，就向路邊讓了一讓，讓那在後頭走的人好上前去；於是，停了脚，略為轉了一轉身，一隻手扶着槓子，一隻手去解褲子，打眼就那樣掏出管小便的東西來。可是後頭那個也在咕嚕咕嚕，像是也說要

解溲。我坐在槓子上說：

『你也小便好咯。』

『不，官長，我……我……大便！』

『什麼話？』我曉得他一定是在扯謊。

『真真……老爺……我我……』

聽那聲音，他像是要哭了。前頭那個正在小便的也替他求情。雖說我并沒說什麼，他們甚至都像在發誓，表示決不逃跑。還說前後都是我底人，要是怎麼的話，誰都可以把他們趕回來，打，殺。我懂得，形勢關的那們嚴重就不是好消息；可是我沒有法子證明人家要大便一定是假，也沒有法子叫他堵住大便。我只能嚇唬他們，要他們走。沒走到半步，那要大便的傢伙，在後頭像真的哭起來了。沒法，叫他們把槓子弄低一點，讓我下來。

脚一落地，我底娘，從胛板心到膝頭，就像兩根木頭；不，是木頭還好點，又酸又麻，簡直站不穩，也伸不長腰，兩隻手放在膝頭上，幫助腿子支持我的身體。就在這時候，那兩個傢伙，把槓子一

丟，分做兩頭，飛一樣地朝兩邊沒有路的荒場子裏跑了。

就是能趕，也趕得這個，趕不得那個，何況我底腿子還動都不能動？沒法，我望望這邊，又望望那邊，望着兩個越跑越遠越跑越小的背影子乾喊：

『不要跑。』

他們曉得我手裏並沒有槍。

我又氣又急，把橫在路上的槓子向旁邊踢了一腳，意思是想出一出悶氣。後路趕上來的灰東西們還毫無同情地哈哈大笑。他們用那很難堪的譏笑的态度對我說：

『把槓子扛起來呀，前頭還招得到伙的。』

不但自己後悔，還要受譏笑，後來還受合伙的人底埋怨。我總以為老百姓是很老實的，嚇，誰知……。

天是這樣熱，路是這樣遠，又不是上坡就是下嶺的。我背着我底皮鞋跟西裝上衣，拖着身上的幾根骨頭跟一雙穿着草鞋的腳，在這灰色軍裝的波浪

裏，在這一丈多高的灰土裏，不由自主地踏那像永遠也踏不完的滾熱的路，回想起住在司後街的小客棧裏盼望什麼機關招考錄事的滋味，簡直像天堂一樣地可愛了。

我也幹過一陣子軍隊。在軍隊裏我最最怕的是開差。無窮無盡的路，不知多麼高多麼陡的山。要不是開差，誰也不會想到世界上會有這們多的山，世界上的山會這們難爬的。人排成一陣長的單行，前裏看不見頭子，後頭也望不見尾子。剛剛比你快一步的人在前頭，他擋住你，要快一步也不行；剛剛比你慢一步的人在後頭，他催着你，要慢一步也不行。你只有機械地邁着你那沉重的脚步。要是平路，自然是謝天謝地。就是上山，也不見得怎麼難。因為上山的時候，眼前看的斜坡，斜以離眼睛有時候不過一二尺遠，看不出有什麼可怕。作算一交吧，鼻子跟地底距離也近些，不見得就有大的損傷。只有下山情形完全不同：朝前一望，眼前是這無窮的世界；朝下一望，脚下是幾十幾百丈的陡

坡，人就會覺得自己底身子特別長，頭跟腳隔得特別遠，腳踏在什麼地方特別沒有把憑。一不小心，卜龍通，不消說：還要骨溜溜地朝下滾，說不定滾得連自己都找不着自己。並且你是在一條長的行列的中間，前頭跟後頭，不，頭上跟腳下，全是別人。自己跌倒不打緊，一定會把走在前頭的人，一個撞一個地一齊撞倒，一直撞到平地為止。不但耽心自己撞倒前頭的人，還怕後頭的人不小心直撞倒自己。作算這種耽心都是多餘吧，人到了這種境界，可就不能沒有這種耽心。

我是這樣怕開差，怕走路，才離開軍隊的；誰知現在又跑到軍隊裏來了，一來，又是開差！唉！

在一個山坡裏，不知怎麼一來，我跟那位介紹我來幹這樁好差事的朋友走在一塊兒了。他走得蠻帶勁。

『你也在走麼？』我問。

『不，我跟一個營長換坐一頂轎子，現在該我走一截。』

他爬山，爬得很快，我簡直趕不上。

這傢伙真行，我想。他跟我一樣瘦，弱，爲什麼這們能走路呢？究竟是在跟別人換班坐轎子的人，走一點路，不算什麼。我不該讓我底伙子逃走的。他走得快，我羨慕他，對他留神。很快我就看出他走得起勁，還有別的原因：他手裏拄着一根棍子。

有一根棍子，一步一拄，一步一拄，人就像多了一隻腳，身上像減輕了一截担子。

我恍然大悟：我從前之所以怕開差，現在之所以走不動，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因爲我沒拄棍子。

要是我現在有一根棍子該多好哇。

在廣州的時候，我用一塊五角錢買過一根很講究的手杖，又好看，又結實，可惜走的時候，送給朋友做了臨別紀念了。要是帶在身邊……。

看見別人拄着棍子，自己越是覺得拖都拖不動了。

我羨慕他的棍子，不妬嫉，我心里打主意，口里很和悅或者說很諂媚地跟他說：

『走不多遠，你又要坐轎子了吧？』

『對了，』他看了看手上的錶，『還有一刻多鐘。』

『那末，坐轎子的時候，我可以幫你把這根棍子拿起麼？』

『棍子？』

他轉頭來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那眼睛像在表示我底提議可笑；不過口子却沒有說什麼。

我有點慚愧。馬上可就沒有什麼了。在他坐轎子的時候借用一下，像並不怎麼過分，我又說得那們客氣。

走了那們一個十幾步，我忍不住又說：

『你再走的時候，一定還給你呀。』

『本來是，不過這們多的人，我會跟你走脫伴的。這種時候，你還是自己找一根吧。一根棍子，其實……』

他完全拒絕我了。

這回我一點也不覺得慚愧，只覺得受了一點侮辱：他太不相信人了！他真是個自私自利的傢伙！

本來走不動，又故意落後了幾步，我不情願跟他走在一塊兒。不過我想有一根棍子。隨便什麼人我都注意，看他手里有棍子沒有。要是有的話，有時簡直想奪或者騙！

走了兩天，過了兩個縣城跟好幾個鎮市。隨在什麼地方，都只看見灰色軍裝，一個老百姓都沒有，滿街都是關門閉戶的。並且隨在什麼地方，都像洗過了的一樣，光光的，什麼也沒有。我簡直連一根棍子都找不到手。

忘記了是第幾天，我真走得狼狽極了。一隻腳板里起了一個泡；另外一隻呢，起了兩個。一走一顛，一走一拐，就像裹的一雙小腳。身上的襯衣褲子，穿得烏黑，一陣汗臭，並且濕得滴水。這且不說；就是在背上的西裝上衣；也變成剛從缸里拿出來的鹽菜了。

太陽當頂，我正從一個山坡里下來。在半山腰里一望，不知道頭子走到哪里去了；彎彎曲曲，零零落落，好長的一陣灰色的螞蟻隊！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些不相干的什麼，不知不覺就下了山坡。忽然迎面來了一個人，忽然在我底左前方站住了。我正要留神的時候，他向我一個敬禮！

我本能地舉了一下手，略為停了一下步，抬起眼睛來看他：軍帽，軍裝，皮帶，裹腿，草鞋，一望就曉得是這隊伍里的一個弟兄。為什麼不朝前走，倒朝我這面面走來呢？又為什麼要跟我敬禮呢？

看看他底臉：一臉汗跟泥，格外顯得黑得放光。粗眉毛，細眼睛，塌鼻子，翻起的厚的上嘴唇，大，可有點歪的嘴，配在那兩個大顴骨，上尖下瘦，像橄欖什麼的的臉上。這是這隊伍里一個頂普通的面孔。面孔上還帶着一點傻笑。

我不認得他。

『先生……』

他看見我要走，就湊攏來，跟着我，挨着我底左手前面沒有好遠地側着身子慢慢地走。他跟我說話，可又不知稱呼什麼的好。

『可不是急啦，先生！』

他說，像是北方話，可帶着一點『扶南蠶沙』口音，聽到蠻別扭的。可是那態度跟他底身分，面孔，口音，或服裝都簡直不相稱，女人一樣地柔和，委婉，卑怯。一開口，臉上的傻笑格外清楚，嘴格外歪，眼睛格外細，眼睛角上掛的紋道皺起來像一把掃帚什麼的。

我可真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會過他。我偷偷地看他底徽章：『一等兵王德…』還有一個字在口袋里，看不見。我可業已猜着了，一定是『王德勝，』一個頂普通的名字。我要是當兵的時候，作興也會叫『×德勝』的。

『我曉得您啦不認得我，我可…』

我看出他跟別個弟兄不同「地方來了：他沒措

槍，身上也沒繫子彈帶，手里却拿着一根粗棍子。嚇，這傢伙，他有一根棍子！我心里在打這根棍子的主意，雖說我并不歡迎他跟我講話，也就裝得蠻願意的。

後頭走的好幾個人都上了前，我不能常常走得太慢，把脚步放快了一點兒；他也放快了脚步，跟我並着走。

『我是第三連……我聽您啦說過道。』

『說過道』，剛聽見，還不知他說的什麼。腦筋里轉了一個灣，哦，原來……。

提起來真是一樁很可得意的事，甚至是一生里頂得意的事。剛到隊伍里來的第二天，他們叫我到第一營去演說過一回。一個大禮堂，坐着四五百個弟兄，一聲『立正』，都站起來，連長們都跟我敬禮，值星官向我『報告』……，可是我完全不曉得講了些什麼。人家說，『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因為兵們無知識，又蠻不講理，縱然有什麼好話，也是對牛彈琴；我對兵們講話，原只是奉行

故事，沒有指望他們聽得懂或懂了還對我表示什麼的。現在，這位弟兄，真是失敬得很，他公然因為聽我講了一回話，就對我客氣起來，莫非他倒聽進去了麼？莫非還使他發生興趣了麼？這真是一樁叫人高興的事。當然，無論什麼人說喜歡聽我講話，說我講得好，我都是高興的；這位『有理說不清』的丘八，表示我講的話不錯，我可格外高興。因為說服了一個不容易說服的人，常常是比說服了十個容易說服的人還要有意思些。我心里快活極了，馬上跟他談起話來；問他覺得我講的話怎樣，問別的弟兄們覺得怎樣。誰知，嚇，一問倒問出禍來了，這傢伙像巴不得有人跟他敍敍家常，他自己早已安置了好多話，你一提他就像你是他底他幾十年的老朋友，東一句，西一句，驢長馬短地打開了話匣子。我碰到一位『說客』了。

他掀起袖子來揩了一把臉上的汗，告訴我說弟兄們對我那回講的有些什麼意見，對我底職務也有些怎樣的猜想。他一路說，一路儘朝我身上從上到

下從下到上地瞅，像要從我身上找出什麼東西。在他底眼睛里，我知道我是副怎樣的神氣。本來在廣州餓瘦了的臉，現在經太陽一烤，大概跟黑鍋巴什麼的差不多了；窩下去幾深的眼眶，兩個大顴骨，一個尖下巴子，蓋在一頂舊草帽底下。叫黑汗把一點青春腳印子都洗得無影無蹤了。身上是一層條子花的襯衫，已經有五六天沒換；不消說沒有打領帶什麼的，那是一團糟地窩在跟皮鞋一道兒揩在背上的衣底口袋里。垢渣跟汗水把襯衫吸住，叫它成了我身上的一層外皮。從這切濕的外皮上可以看見身上的一根根的膊肋骨。脚里，雖說穿的草鞋，可是跟穿的鐵鞋一樣叫我邁不開步；我只能有一步沒一步地朝前拖，一路拖一路喘着大氣……。

我這副尊容，大概有點什麼叫這位『說客』注意上了，因為他忽然問：

『您啦就這們在走麼？您啦怎不……你啦身體……您啦一定吃不來這虧，瞧您啦這樣子……這遠的路，天又熱……真是！哪個官長不……』。

聽倒蠻好聽，可是廢話不？有轎子坐還怕不好？我現在是連一根棍子——對了，這傢伙手里不是有一根粗棍子麼？不過我當然不能對他講什麼，我只說年青人吃點虧也不算一回事，能夠走，何必坐轎子？大家不都在走麼？

『是的是的——他說，「年青人……大家……」這是一句好話，我聽見過，可只有您啦……您，啦，唉真是！他們還說您啦……您，啦，說得到做得到……。」』

他像蠻感動，蠻佩服。我暗暗好笑。不知把那伙子逃跑了的事告訴他，他會說什麼。當然我不會告訴他，我正在說些『與士卒同甘苦』的套頭。

『不過——』他說，『一個弟兄那又……一個弟兄，我說……要借錢，挨罵，看臉嘴，沒有！』

他底話很叫我吃驚，莫非他喝醉了酒麼？爲什麼講出這些話來呢？爲什麼對一個驀生人講呢？我不好插什麼嘴，口里隨便咕嚕咕嚕，大概是這時候常常有人說的『革命理論』一路的話。

「是，您啦說得對，我相信。如今，營盤里常常有什麼主任，什麼代表來講道，有時候成天站隊，上講堂……，不過您啦說得好，您啦說得我懂得，您啦，……我相信。那些隨便的官長，那些不知從哪里來的學生，說起道來也蠻是個派頭……。」

」

他簡直是當面罵人！我漸漸不情願他跟我一路走了。想支開他，又放不下他手里的那根棍子；說叫他送給我吧，總像不好開得口。我本來走得很吃虧，就格外裝得吃虧的樣子，讓他自己看不過眼，或者會自動地……。

他一點也不覺得我在打他的主意，還是不住地說，口里涎沫子直噴。他說以前對我不起，以為我也跟別個賣狗皮膏藥的一樣，只會說空話，說假話；現在看見我這樣子，曉得我不是騙人的人，好人；所以不知不覺地親近我，放肆地跟我說話。

他跟我怕走了這們半里多遠，就說了半里多的話，差不多全是他在說。天熱，人累，又要跟他嘍

叨，心里真有點頂躁。算了吧，棍子不用想了；怎麼打發他滾蛋呢？我想起他先不是朝後頭那方面奔的麼？我就問他是不是有事要到後頭去，他說是，他在連上傳令，因為要跑快點，連槍也沒措。我很有理由地催他走，怕耽擱了他底事；他還像蠻捨不得的樣子。要走了，又朝我身上瞅了一陣，眉頭一蹙，像有什麼要說又不好意思開口，可也低聲地說了：

『您啦有錢麼？』

是的，是這們一句話，我聽得清清楚楚。這是什麼意思呢？莫非我沒有打上他底主意，他倒打起我的主意來了麼？剛才訴過一回苦，不是隨便的。看見我年紀輕，容易對付，我又『講過道』，是個好人，所以……。

我裝着沒聽懂他底話。

『嚇嚇』他笑，『我問您啦帶得有錢沒有？』

我本有幾塊錢，可是敲竹槓是不情願拿出來的。這是怎麼回事呢，頭回見面，說過幾句話就……

，我說我一個錢也沒有。我相信這時候我底面孔一定板得很難看。

『真的麼，先生？開差的時候不是發過……瞧，這們遠的路，口干肚子餓……。』

這說法又像沒有什麼野心。不過也說不定，作興他在使點小手腕，想逼出我話來。我說我剛到，還沒有就事，帶的錢又用完了。真奇怪，爲什麼要扯謊，難道我怕他麼？

扯謊的結果是完全沒預料到的。這傢伙，這傳令兵，這傻子，這名叫『王德勝』的，您說他怎麼的？他，臉上一點笑意都沒有了，很難過的樣子。

『先生，您啦真是個好人，您啦。……我早就看出……』

一路說，一路把一隻手伸進口袋里摸。

『小意思，先生，我借……您啦……我情願借……瞧，還遠的咧……。』

他口里不知在說什麼，手掏出來，拿着的怕有四五個雙毫子要遞給我。天咯，這是怎麼回事啊！

我完全誤會他底意思了！又是慚愧，又是感激，不知怎麼，連鼻子都像有點酸了。他是個『弟兄』，我是個『先生』，可是這時候，我簡直什麼也不是；他呢，他是無限量的 一個大人。他把他自己都忘記了，怎麼苦，怎麼窮，怎麼危險，全不算回事；可不情願別人，一個不相干的人，一個賣狗皮膏藥的人，受到跟他一樣的貧苦。瞧，他憐惜我，要救濟我，我可 一點兒也不懂得，還疑惑他，以為他在打我底主義。跟他一比，我太太，太不成了，地下有縫麼，我情願鑽進去！

我推辭。他格外湊攏來，再三地要栽給我；口里說着很多不很好懂的話，那意思像是說我要了他底錢，決不算什麼，他也決不告訴別人。瞧，快點咯，免得叫後頭來的人看見了！并且，他底聲音說得這們低！

要說明我不消他這筆錢也可以走路真不容易！當然，我沒有勇氣說我身上有錢，好像一說出剛才我對他扯了謊，他就會打我兩嘴巴；我只得扯謊一

直扯下去。我說前面不多遠，有我一個朋友，他身上有錢。錢是他底，也可以說是我底，我們向來不分彼此。同時，我還加重聲明：不接受他底錢，只是因爲不消得，並沒有一點旁的意思。

『真的麼，先生？我相信您啦。不是扯謊的吧？那末，當然，這算什麼一回事呢！好，我們再見。』

他又敬了一個禮，這回敬禮手舉到半空里就放下來了，因爲手里還捏的那幾個毫子。他臉上又是傻笑了一下，就轉身向後頭那邊走了。我一路走，一路掉轉頭去望他。在人空里，我望見了他底寬的背。多麼可愛的一個背喲！呸，我配說愛他麼？

不知是第幾回掉過頭去，不但那寬的背，還看見了他手里的那根粗棍子。呃，真是錯過了好機會！怎忘了向他耍那根棍子呢？看那樣子，只要我稍爲表示一下，他一定會心服情願地送給我的。現在，可惜他走遠了！

可是馬上我又自己罵自己：究竟還有點人氣沒

有呢？

末一回掉轉頭去，看不見那寬的背了；只見好多朝前面走來的面孔。我以他業已走遠了，誰知剛扭回頭來的時候，他又趕回來喊我；

『先生，先生！』

我完全不曉得他爲什麼又跑回來。

『我忘記了！』他說，『真是！您啦不是走得很吃虧麼？我，我不能……這根棍子，瞧，拄起蠻好的，送給您啦。牠，牠……』。

啊啊！簡直像在做夢一樣！我一句話都不能說，也忘記了那時候究竟還說了些什麼話；只記得最後我接受了他底棍子，拄着那根棍子，我比較省力地走到了廣州。

在路上我常常想着他，玩味他底話跟說話的神氣。我後悔沒受下他底錢，辜負了他底好意。我不要他底錢，固然也是因爲不需要；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爲他是弟兄，我是『先生』，彼此不是平等的朋友！我覺得他跟我隔得很遠，簡直像隔着一架

山！我要打破這種隔閡！到了廣州，一定要去找他玩，跟他做個朋友。唉！誰料得到呢，一到廣州，我就因為別的機會，離開那隊伍了！

以後，以後我永遠沒再碰見他。

一九三五，四，一九，上海。

原书空白页

走掉

一

縣農會門口的大場子裏。

人的海。幾萬頂各式各樣的帽子在動，像波浪。幾萬枝各種顏色的紙旗在搖，像波浪。幾萬個人說話的聲音在響，像波浪。幾萬個人底心，幾萬個人底熱情，在起落，在奔騰，像波浪。人的海！

農民，工人，商人，學生，教職員，婦女，各種人民團體，在各式各樣的大旗底下站着。

『打倒……，』『擁護……，』『……萬歲』『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紀念五一……』，各式各樣的標語，寫在大幅的白竹布做成的旗子上，高高地齊在半天裏風吹得忽忽地響。黑影子落在許多人頭上，沒有戴帽子的就在這傘底下躲太陽。

農會跟農民武裝隊底標語頂大，寫得頂好；都

是斗大的字，端端正正。有的是『張遷碑』有的是『錢南園』，墨又黑布又白，太陽一照，風一飄，格外好看。

『寫得真不錯』！

兩個武裝的年青人在人空裏穿來穿去地看這樣看那樣。

『麥其佳！』一個身體強健的賊那瘦長的有點漂亮的年青人，向他翹了翹大拇指。

麥其佳穿的嶄新的軍裝，繫的斜皮帶，皮鞋，皮裹腿，都是新的，搽得放光。他抬起頭，挺起胸，走着很勻整的步子。聽見他底老同學現在又在一塊兒做事的班卓稱贊他，心裏暗暗得意。

一張傳單遞到班卓手裏：『告農民書』一張傳單遞到麥其佳手裏：『各界聯合宣言』班卓瞟了麥其佳一眼，麥其佳用眼睛角笑了一下。

『這種文章』班卓說『不虧你，不過，快，多……』

『沒有意思！』麥其佳把傳單向地下一摔。

演講台上一個人拿着擴音器向大家喊：

『講完了，現在出發，照預定的秩序！』

人的海，掀起大的浪濤，漸漸地，漸漸地變成人的河。人的河，彎彎曲曲地，浩浩蕩蕩地向大街流去。

洋鼓洋號底聲音，笛子，喇叭底聲音，鑼鼓，十樣景底聲音，『打倒』，『擁護』，『萬歲』，『紀念』的聲音。

街上挨門抵戶擠滿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熱鬧的人。

各種各樣的大旗，各種各樣的小旗，各種各樣的標語傳單在街上飛滾。

『青的山，綠的田，燦爛的山河，
美的衣，鮮的食，玲瓏的樓閣』；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

麥其佳高興極了。這樣一個大的游行，他自己是個重要的角色。這浩大的人的河流裏，有他這些時以來的心血，工作底表現；看見那些大字標語像

帆船一樣在河流當中，看見那些傳單像蝗蟲在河岸上飛，他滿足了；像一個賠了很多血汗的農夫，看見自己底田發了青。

他跟班卓一路跟在農民武裝隊底後頭走。

太陽高高地晒在頭上，雖說四月還只剛剛過完，這靠近南海的天氣，穿單衣已經覺得像火一樣烤人了。

麥其佳渾身都是汗，但他很興奮，一點也不覺得。後頭是婦女底行列。

婦女們一路喊口號，唱歌，一路啦啦扯扯，嘻嘻哈哈地。

『麥其佳走快點呀！』班卓說。

『我不行了，讓我慢慢來。』他落後了幾步。他走在婦女們底旁邊。

抬起頭，挺起胸，邁着正步一樣的步骤。

『打倒列強！』他扯起旗子來唱歌，喊口號，口袋裏搜出雪白的手巾來擦額角。

他斜起眼睛來看婦女的行列。如果那行列中有

一個人朝他一望，他又馬上收回眼風，望着前頭。
他邁着快活的地步。

二

東征軍大隊在短期間克復了很多地方，超速度地追擊着他底敵人。總預備隊××第二期學生軍，在後頭簡直趕都趕不上隊伍。

白天裏連天連地走路爬山，夜晚連夜連地連放步哨。學生軍據說還沒有參加戰線，這趟差事也不很便當。

一枝槍，兩百發子彈，一個背包，兩床毯子跟別的東西，揹在背上。走呀走呀，太陽晒在頭上，麥其佳已經不存在了。

誰都不存在了。這隊伍就像一個整個東西，蛇，龍等或別的甚麼，在曠野在山林裏，東一扭西一扭地爬。

『走呀。麥其佳！』

『是在走呀，朋友！』麥其佳聳了一聳肩，背

上搆的東西鬆動了一下，他覺得舒服。啊，要是休息五分鐘喲！

就像一個大力士在背後抓住他底領子說：

『不許你走！』

然而，他要的，一戴一身汗。多熱的天氣喲，怕走了一百里了！

兩扇城門開着。一扇門上有一張布告，一張是敵人底，未撕掉；一張是自己這邊底，漿糊還未乾。

敵人說：他們是軍閥，刮地皮，害百姓，該打倒！

自己底說：敵人該打倒，刮地皮，害百姓，是軍閥！

兩張布告的意思一樣，話也一樣，只有出布告的官銜不同。

這兩張告示抓住了麥其佳。

『走呀，麥其佳！』

『是在走呀，朋友！』麥其佳，聳了聳背上的

東西。

一頂轎子走上前去了，許多人吼起來。

『誰，坐轎子！總隊長吧，他媽的，拖下來！』

『不是，小余有病。』

啊哈！小余？坐轎子，好舒服！許多人羨慕。

『有病？』麥其佳想，『這小子真聰明！』

第二天早晨，隊伍快出發了。

麥其佳一幅苦悶的臉。他底背疼；他底頭就像有一千斤。提一提背包，提不動；拿一拿槍，拿不動。

『報告隊長，我我……』

『你，你怎樣？你又病了？』

『不是開玩笑，真正……』

『不行！有病也不行，這是甚麼時候！』

『隊長！』麥其佳請求地，我有病，有病不算錯呀！又不要坐轎子，又不要騎馬，只找一個人揹揹東西』！

『揹東西？這時候，哪裏找人去，各人知點

趣。」

麥其佳不是個不肯吃虧的人，雖說有病如果隊長好好地說，態度親切點，他也許就揹起東西走的吧。然而，隊長底話太硬了，麥其佳又是個富于反抗性的！

『那，隊長太那個了！』麥其佳臉上像潑了血的，他橫了心。『好！槍也在這裏，子彈也在這裏，背包……繳還隊長，隨隊長把我怎樣。我走不動，我有甚辦法呢？我願意生病麼？』

隊長報告總隊長，總隊長皺了眉頭，喊麥其佳。

麥其佳一副苦悶的臉。身子歪歪倒倒，站也站不穩。

『看你這樣子！』總隊長說：『隊長，今天要到逸水吧？聽說那裏新成立農民武裝隊，正要人做事！送他到那邊去吧。跟着也麻煩！』

麥其佳感到一點羞辱。然而，很順從地接受了。

當三天晚上，他離開了這正在行軍的隊伍。

三

『親愛的先生：』

麥其佳在一隻洋蠟燭燈下寫信。在三個多月的行軍生活中，他沒有想起誰，沒有給誰寫信。他不得意的時候，連他底母親，唯一的親人，他也懶給寫信的。

時間已經很晚了，各個教官們底寢室都息了燈。麥其佳底桌上還亂七八糟他堆滿了很多東西：從城裏運來的宣傳品紅格十行紙，批好了的標語稿子，未寫完的傳單……。

他有好多工作要作，好多文章要寫。來了兩個多星期，除了頭一兩天，差不多都很忙。每天很遲才睡，很早就要起來。

然而他很高興。他覺得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這裏的人，都是這樣年青，這樣活潑，這樣忠實，勇敢，差不多是從前沒有看見過的。並且，他們都

很敬重他。好多工作，都說非他作不可。那末，就算忙一點又有甚麼要緊呢？

這夜間，他一路提起筆寫文章，一路很興奮，很愉快，覺得自己正蓬勃着無限的熱情。他恨不得跟誰痛快地談一場話，教別人也知道他現在是怎樣地舒服。然而，眼前沒有人，他就想起故鄉的一個鍾愛他幫助過他的先生來。他把未完的稿子推在一邊，拿出紙來就給先生寫信。

爲了寫信，他回憶那剛到這裏的時候。

天黑了一會兒，他拿着一封總隊長底介紹信，在街上一路問到農民武裝隊門口。在門房那兒，正要說明自己底來意，一個軍官從黑處走來，突然在他底背上一拍：

『阿阿，是你麼』？

回頭一看，馬上就認出那是一個老同學班卓。他們很快活地握手，很快活地一路進去，到班卓房裏。

班卓是第一期學生，在中學時候就跟他同班。

如果麥其佳有一個好朋友，那就是班卓。因為，雖說他不很看得起班卓，班卓却事事讓他幫助他。在功課上，班卓看出他是個有才氣的人。

想不到在這裏碰見。

一路說着許多在省城分手以後的話，麥其佳一路留心看班卓這傢伙，好像越發結實了。胸脯脯子挺得高高地，渾身都是勁，一對拳頭又粗又大。天生的一個軍人胚子，可惜頭腦簡單一點。現在，居然是個軍官了，斜皮帶，皮裹腿甚麼的，都蠻整齊，比自己底這一身長滿了蚤子，又臭又髒的丘八大老爺的衣服，真是好得遠了。突然，班卓底左邊上口袋上，露出橫着的一行小字，送到他底眼睛裏了。燈光下，看不很清楚，又不好意思把眼光儘盯着一個地方；于是口裏說着：

『你担任的甚麼工作？』

就老實不客氣地把頭低到班卓底胸前去看符號。

班卓熱情地跟他說着話，好多話，他都沒有聽

清楚，只是這樣幾句却很明白地鑽進他底耳朵裏去了：

『你來了好不過，就差你這樣的人。你知道，竿桿子我是玩不來的；可是好多事他們還要我做。你來了簡直是……。』

這天晚上，班卓給他介紹了好幾個人物。

一種新鮮的空氣圍着他，使他渾身的血液都活潑起來。他覺得很慚愧：覺得自己一向都是個怯懦的，自私的人。

從現在起，我要……。

就了職之後，他每天要給一些受訓練的農民們講『操典』，講『三民主義』。他底話，農民們聽不懂，要做出種滑稽的姿式給他們看。天氣熱，又是這靠近熱帶的地方，又要服裝穿得整整齊齊地上講堂，當然一講一身汗。然而他很快活，他面前坐着的這百把個學生。別看他們土頭土腦的；未來的理想，要靠他們底鋤頭跟槍桿子才能夠實現。

現在五一節快來了，他要寫很多文章；差不多

各個民衆團體的宣傳品都該他寫；有時候一通夜都不能睡覺。然而他也快活，不是麼，這是在爲羣衆做事呀！

他一路想，一路很快活地寫信，把這裏的好多新的氣象，盡量寫進去。他怕他底先生不很懂得新思想，故意在文字上用了些舊的典故：

『您還記得麼？你從前給我們講班超，講宗慤，講馬援底馬革裹屍，講得眉飛色舞，那印象多麼深刻喲！真的，現在正是大丈夫建功立業的時候，這裏又是正好建功立業的地方，如果還像從前，我還算您最鍾愛的學生麼？』

他底信，一直寫到吹起牀號的時候。

四

五 節游行回來，麥其佳累極了。

倒在床上，閉起眼睛想睡一會兒。但是睡不着，一個人底面孔，在他底腦筋裏現出。

許多年青人，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地站在講台

上。

一個老頭子，鬍子尺把長，長得一副蠻和善的面孔。這面孔，麥其佳在哪裏看見過。

呃，記性怎這們壞！一個禮拜以前，麥其佳領了農民武裝隊底命令，帶起人到鄉下把他捉來的。

老頭子在講台上站着，他底手反綁着，背上插着一根像斬條的白紙標子，上面寫着一行紅字——
『土豪劣紳田南山。』

一個年青人跑上台，麥其佳認識，他叫做海遜，他能夠號召幾千幾萬的農民，他是這裏權力最大的一個，他手裏拿着一根竹條子。

海遜，新時代的英雄！雖是很短的時間的會合，他底丰采，他底言談，是多末足以啟動麥其佳嘞！麥其佳是不輕易向甚麼人低頭的，到這裏，不知爲什麼，他很佩服海遜，很恭維海遜。

『親愛的農民們，工友們……！』

海遜演說。會場上肅靜起來。

這傢伙，是個煽動家，他底演說，聽起來蠻過

癡的，雖說麥其佳還不很懂他底話。

他說到最激昂的時候，幾萬人拚命地鼓掌，拚命地吼，拚命地搖那手上的旗子，沒有旗子的就把帽子拿起來舞。

『打倒』，『擁護』，『萬歲』……，他喊甚麼，底下幾萬人就跟着喊甚麼。那聲音就好像天崩地塌一樣。

末了，他指着那個老頭子：

『他，田南山，是土豪劣紳，是大軍閥田光輝底叔子，他強佔農民底土地，他放高利貸，他當訟棍，最近他還勾結田光輝私運軍火，想消滅農民底武裝。』

『打倒！打倒！』不等說完，幾萬人發狂地吼起來。

海遜照那老頭子底背上『啪！』一竹條子。

『打！打！』幾萬人吼。

『並且，我告訴你們，這傢伙是怎樣狡猾。我們底同志去捉他，他在家裏裝病，說他不是田南

山，是一個老做活的，留在家裏看門。要不是有人認識……」

『打！打！』幾萬人又吼。

『啪！』又是一竹條子。

那老頭子低着頭，咬緊牙齒，臉上掛着汗跟眼淚，打一下，他就往前竄一下，站都站不穩地別人扶住他。

『我們要他喊——』海遜說，『我是土豪劣紳，我是反革命，我該打倒！』

『好，好！要他喊，要他喊！』

『喊啊！』

老頭子不做聲，一竹條子；又不做聲，又一竹條子。

『我是……』嘶破的嗓子。

『哦，哦！』幾萬人又吼起來。

在當時，麥其佳正跟班卓一路在滿場跑，兩個人正談得非常高興，雖說也看見了一點點講台上的情形，都沒有很注意。現在一靜下來，那老頭子底

面孔就攪擾着他。那是個苦痛的，羞辱的面孔。

聽，那老頭子的聲音，壓倒了幾萬人底聲音。那是求救的，絕望的，垂死的聲音，沒有一種聲音有這樣慘。

麥其佳耳朵裏還聽得見那老頭子在喊，多可怕，他像半夜裏聽見鬼雀子叫地打了一個冷噤。那老頭子是他捉來的。

還有海遜，已經不是一個英雄的恣態了。一個兇惡的，粗野的傢伙！

『你喊！』一竹條子，『你喊！』又是一竹條子！

麥其佳累極了，想睡。但是怎樣也睡不着。那老頭子的面孔，那老頭子底聲音還有海遜底兇惡的面孔，一竹條子，一竹條子，像抽在他自己身上一樣。

何消說，土豪劣紳該打倒，革命底障礙該剷除的。但是千千萬萬的理論，敵不住老頭子那苦痛的臉，那悲慘的聲音！

他戰敗了！

『啊！』他像一匹負了傷的野獸，在怎麼山崖裏狂吼了一聲！

五

發餉的第二天早晨。

班卓還睡在床上。勤務兵送來一封信說：

『麥教官走了。這是他留給你的。』

班卓拆開來。

『班卓老友：』

『辜負了你這些時來的勸告，我還是走了。脆弱的心，就是看電影也要流淚的，何況身歷其境？你知道，我底父親當國民黨，被人抓去殺了；我底家境日壞，母子無依。我那時雖小，但是還記得母親底眼淚！誰想到我自己還會去捉人家底父親呢？』

『海遜有一句名言，「不要讀死書，只知革命兩個字就行了。」讀死書固然要不得，然半部論語

治天下式的革命只有更壞，海遜底精神！我至今還很佩服！其性格粗暴，不脫草澤臭味，未始非讀書太少之過。此間青年，均惟恐不似海遜，於是我只
有孤獨，我底心早已走了。】

『軍人生活已厭弄；此次離去，當別覓途徑，老友應祝我成功。』

『你底朋友麥其佳卽曩。』

班卓看完了，霍地一下爬起來。嚙！嚙！把信撕得粉碎了！

金元爹

媽來了。媽從家裏來的。這老人家真本事，從來沒出過門，幾千里路，一獨個兒，跑來了。說是家裏不能住。

十幾年沒見媽。媽老了。剛看見，簡直不認得。這是我底媽麼？這老衰巴！（註一）跟我出門的時候的媽，跟我在夢裏面常看見的媽，都不同！簡直不像！

十幾年沒看見，應該有很多話要說，可不曉得從甚麼話說起！雖然不曉得從甚麼話說起，却已經東一榔頭，西一喇叭，說了很多話了。

夜晚，我跟媽在一個牀上睡。照家裏的老規矩，一個睡一頭。天氣冷，被窩也不暖和，都不肯就鑽進被窩裏去；媽偎在媽被窩裏，我偎在我被窩裏，衣服披在背上，面對面——我在媽牀上睡了十幾年，現在，真古怪，倒像一個生人睡到我牀上來

(50)

了！這樣，我跟媽，都像準備了很多話來大說一通的。燈光照到牀上，我望媽，媽望我。我從新在心裏自問自：這是我底媽麼？唉！

話談開了。我說的少，媽說的多。媽底記心不好，總把我出門以後的事，當作我知道的話說。

『媽，您說的那孩子是誰呀？』

『嘻嘻，我忘記了，你在家的時候，他還只兩三歲咧。看，就是——』

媽留心了。甚麼話都怕我不懂，加上好多解釋。並且把我在家裏時候的事，當作我不知道的話說。

從媽底口中，我知道我們家裏底情形，不知該變了多少。很多從前好過的人家窮了，窮人簡直沒有吃的。四鄉沒人種田，只有匪，到處殺人放火的。媽一來因為窮，二來也因為亂，住不下去，就來了。

談到自己屋裏(註二)的人，媽忽然說：

『金元，你還記得麼？』

『金元？哪金元？』

我實在不曉得說的哪金元。我們那裏，叫金元的，我認識十好幾個。

『看，自己屋裏的金元呀。在觀音岩幫人家做長活的。』

『哦哦，記起來了，是不是金元爹？』

『還有哪個呢？就是他，那牌鬼！』

『唔唔，他，他還好吧？』

『好？好甚麼？殺了！』

『殺了？』我嚇了一跳，不知不覺地朝前移動了一下問：『爲甚麼？哪個殺的呢？難道也當作資本家，地主叫匪們殺了？』

『不，你猜錯了，是當土匪，叫軍隊獲去殺了的。』

哦……我鬆了一口氣。媽的！一個幫人家的莊稼漢，不安份，想發洋財，當土匪！殺了，活該！但是我又想，金元爹那樣老實的人也會當土匪麼？

『準是冤枉的吧？軍隊冤枉地捉人殺，不是

常有的麼？」

『那哪個曉得呢？他又沒有到過我們家裏。聽見別個說，像是真的。他沒有獲去的時候，好多人都曉得他在稿那猴。那傻子，他還蠻出名咧。』

『怎麼，鄉下的土匪，真地很多麼？』

『你在外面，不曉得；纔兒的世界，哼，簡直……一些無知無識的人。一些歪鼻斜臉的人，一些……一稿，就甚麼都不做，稿那猴！名堂多咧：又是甚麼孝衣會，又是硬肚會，又是紅槍會綠槍會。數不清，不是這會就是那會，鄉下人，沒有不來一個會的。』

『他們來會稿甚麼呢？』

『哼！他們在鄉下稿甚麼龍軍狗軍的。你不曉得，鬧得雞飛狗上屋！連火龍都到過我們那裏。火龍，懂麼？他們底頭子。火龍帶了很多人馬來攻城，又到城腳底下了。城外的人都往城裏面跑。你大舅在當區長，跟你二舅，沒有趕得上進

城，都叫那砍頭的們殺了！金元那砍頭的也跟在一路咧。』

媽說到這裏，想起她底弟弟們來了，像要哭。

這消息，我早就聽見過。舅父們剛死的時候，媽也請人寫過信來。那些人來攻城。攻了兩回，攻不下，就走了。但是，金元爹跟在一路，後來又叫捉住殺了，還只今天才曉得。

媽媽要哭。我怕媽真哭起來了，趕緊找了些旁的話來岔開。過了一會，我說：

『媽渴睡來了，吧？』

『是喲，我也該睡了。我不能吵你，你們有事的人。』

媽跟我，都把衣服蓋在被窩上，蓋得好好地；我又息燈。這樣，媽跟我，都睡下了。

媽睡了不好久就翻身。我也沒睡着。我任想金元爹的事：那樣老實的人，也會當土匪麼？聽見媽在翻身，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翻了一個身。

『你也還沒有睡着麼！』媽伸出手來隔着被窩摸我底腳。

『沒有。您也——？』

『前三十年睡不醒，後三十年睡不着。我們老人家，是不容易睡覺的呀。』

『我也睡不着。那末，還是說話吧。您說的金元爹的事，是真的麼？』

『還有甚麼假的呢？都是這樣說。』

『他是在城裏殺的麼？』

『不，在哪裏殺的，殺的時候怎樣！我一點都不曉得。你不曉得，兵跟土匪常常那兒趕到這兒，這兒趕到那兒，你殺我，我殺你。哪個曉得他們底事呢？』

『金元爹幫人家，不是蠻好的麼？爲甚麼稿那猴呢？』我也不知不覺地跟母親打起鄉談來了。稿那猴，普通話就是，做那樁事。

『是呀，人，真是量不到的。』

『準是太老實了，叫人家哄住了。』

「不見得。你不曉得；他稿那猴以前，好像就起了心。有一年，他跑到我們家裏，問你在甚麼地方，做甚麼事，回不回來。他說：「二姑，你福氣好；有兒子，兒子捋氣，會賺錢，養你，老了也不要緊。像我，我們幫人家的人，只有做一生；不做，只有死。你不曉得，我只是今年明年的客了。要是你底兒子回來，我想腆起兩塊臉，來吃口開飯，混副棺材。可是，你說他又不回來！」我說：「金元叔，您怎說這話？您還只剛剛四十歲，小我一截年紀，正好活呀。」他說：「你不曉得，我從六串錢一年做起，做到今年，一年換三十串了。不過，我一定不能做到三十一串。爲甚麼？我老了，做不得了。你不曉得，天一濕，渾身就疼；手一抬，骨頭軋軋聲響。哪個用幾十串錢請個不能做活的長工呢？年青的時候，不學好，只學打牌，把錢都輸了。不聽你們底話，討個媳婦，成個家。現在失悔也來不及了！」我想，他說這樣話，怕真是耍死。一個人，你不曉得，忽然變了，不管是拐人變

好，好人變拐，只要跟平常不同了，是不會活得長的。哪個曉得他倒是這樣死法呢？我當時聽了他底話，心裏真是不好過，想叫他到我們家裏來住，又怕他真死了，那多怕人！我問：「金元叔，您要是不做活了，又無災無病的，打算怎樣過日子呢？」他說：「怎樣過日子呢？有命的時候，還不只有拚命！」我以為他說拚命做活，哪個曉得他說的稿那猴呀？第二年，聽說就不幫人家了；死，是第三年，前年。」

甚麼事，不說穿，也剝馬馬虎虎過去了；一說，唉，真是！像金元爹，爲三十串錢——在我們那裏，六串錢換一塊，三十串，五塊；爲五塊錢，一年做上頭！並且，五塊錢，還要買他底年青力壯，一老了，就沒有人要！怎麼辦呢？人老了，不能把嘴縫起；沒法，爲了吃，還得冒險，拚命，叫人捉得殺，說是土匪！豈不太，太那個了麼？呸，見鬼！我底思想，怎，怎，怎忽然像幫起土匪底忙來了呢！

忘記了在一本甚麼書上，看見提到像金元爹的那種人。照書上說，那種人，是英雄，有甚麼高貴的理想，他們做的事，譬如稿甚麼軍甚麼會那樣的事，有一種特別的話，叫做……那本書，不用說，是一種誨淫誨盜的書，依他說，李闖，洪秀全，都算做那個了，何況我叫生活的擔子壓得氣喘不過來，哪有閒心管甚麼英雄不英雄？所以看不幾頁就摔了。現在想起來，也還像有些道理。不過，像金元爹，說是英雄，說有甚麼理想，太不能叫人相信。我儘力想，記，金元爹，沒有一點像英雄，像有理想的地方。他是一個道地的老實人，一個，或者說，好人。他去稿那猴，沒有甚麼，爲了活，沒法。作與他不知道他幹的是椿險事。作與明知道，也得幹。因爲，就是今天幹了明天死，總也活了一天；不幹，作與一天也不能活！

當然，這是我這樣想；真的金元爹，像怎樣，誰知道！十幾年了，作與變了樣兒。媽不是說麼，人會變的，尤其是快死的時候。不與金元爹，真變（58）

成一個英雄了麼？不過，金元爹儘管變，在我底記性裏，還是那老樣子。正像我底媽，雖說老了；要是我今天不看見，一想起，還不是十幾年前的那個四十多的中年人。何況媽說，纔兒的世界，真也有些不同。我們家裏的甚麼事，都跟十幾年前不一樣了咧。我這樣想，又想到金元爹在世時候的一些事，我說：

『媽，金元爹跟我們買鹽的事，您還記得麼？』

『怎會不記得呢？那砍頭的，騙了我一串錢，到老沒有還，他要還來生賬的！』

媽雖說過，後三十年睡不着；可是說話的時候，精神有點不濟了。我說：

『媽，您要睡了吧？』

『是呀。不曉得怎樣，今天倒有點……』

『是話太說多了吧；您就睡，明早再談。』

媽睡着了。我可睡不着。金元爹底影子，只在我腦經裏轉。尤其是跟我們買鹽的那樁事。

一說，是好些年以前的事了。我還很小，我爸還在世。有一天夜晚，我們要睡覺了。忽然來了好些鄉下人，用竹牀翻過來抬着一個糊着一臉血的人。媽告訴我，那些人，都是自己屋裏。那有一臉血的，叫金元，是我底『爹』字輩，是個長工司務。不曉得爲甚麼，叫人家殺了一刀，沒有死。族人們抬他來城裏打官司的。媽她們弄飯他們吃，我在廳屋裏看。那叫金元的，那長工司務，他不躺在反竹牀上了。看，他坐着跟他們一塊兒吃咧，一臉乾血，又不弄掉，把鼻子眼睛都糊得一通龍。活像鬼，我真有點兒怕。可是我又禁不住要看他。看，他還說話咧。一張血嘴，一面吃，一面說話，一動一動，真嚇人。他是個矮個子，骨瘦如柴，眯眼睛，小鼻子，歪嘴。臉上，我後來看，漆黑，黑得發紫。相，笨得要死，一句話，無知無識。嚇，這傢伙，是我們自己屋裏人，說還是『爹字輩』。媽底，我爲甚麼有一個做長工司務的爹字輩呢！

第二天，他們都回去了，沒有打官司。金元，

那長工司務，臉也洗了，也不躺在反竹牀上了，走回去。竹牀，空着。爸說：金元那傻傢伙，人家說殺他去賴別人，他也幹！到了真的用剃頭刀子殺了一刀，他又怕疼，叫起來。事情就岔了，族裏人把他抬來跟殺他的人打官司，那有甚麼打頭，是他自己願了的。只好叫人家給他點錢，請族裏人喝杯酒就算了。但是我沒有看見人家給錢，也沒看見請酒。

以後，這矮小的長工司務，就常到我們家裏來，起初，我還有點怕！他額角上還有刀傷！慢慢也就看慣了。不過，我總不願意喊他一聲『金元爹』。除非媽她們逼住了。當然咯，我爲甚麼要喊一個鄉下的長工司務做爹呢？

金元爹來的回數多了，跟我們都混熟了。媽她們就有時候跟金元爹說玩話。媽說：

『金元叔，您吃也沒吃，穿也沒穿，一年的工錢，怎樣用了的呢？』

『怎樣用了的？還不是手爪子癢，』

其實，媽她們都知道，金元爹好打牌。每年臘月三十，十幾串工錢一到手，是要連夜裏趕場去打牌的。不輸得屎乾卵淨，總不回家。牌本打得不好，別人又有點明欺暗混，每年不等半個月年過完，金元爹就站在桌子角裏看別人打了。媽是故意問的，金元爹回答的却是老實話。媽聽了好笑。媽說：

『聽說趕場去打牌的人，到牌場裏一問：金元來了沒有？如果說沒有，他就揸起襠褲子走路，爲甚麼不打呢？他說沒有人輸錢呀。這話是真的麼？』

『我哪曉得呢？不是說我沒有去麼？』

金元爹回答的時候，臉都不紅一下，媽她們却哈哈地笑了。不過媽她們也有時跟他說正經話，

『金元叔，您也該接個孀娘了。將來您老了，也要人伺候；百年歸山，也要人哭。人，怎樣窮，香爐碗總該接起呀』。

『話倒怕不是一句好話，我沒有那命咧。增廣

說：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一年兩年，總是這樣說。後來媽問：

『您是怕沒有錢麼？不打牌，把工錢都攢起，一年少，兩年多，兩三年工夫，不就可以討一個麼？』

金元爹叫這樣一追，好像有點不耐煩了。他說：

『二姑，你怕我當真是個傻子麼？靠工錢，一年十二串，兩年二十四，三年也只三十六。就算巴巴結結接個人，衣服首飾，媒人水酒，一下地，錢完了不說，怕還不是一身債。人過了門，把她放在哪裏呢？把甚麼給她吃？』

『不是也可以幫人麼？』

『你不曉得，端人碗，服人管，就在一家幫也不方便。不的話，我幫這家，她幫那家，作興隔個七八十里，還不是各是各！我怕沒有綠帽子戴麼？出錢買一頂！』

媽好像覺得金元爹底話不錯，想了一會兒說：

『您不可以領點田種麼？像老四。』老四也是自己屋裏，是我底叔字輩。

『唉，跟你們街上的太太奶奶們說不清！你不曉得，種稞田，要頂頭，要牲口，要傢伙，肥料，忙月還要請短工。比接個媳婦還難。像老四，怕不好；我怎比得上？人比人，氣死人！』

『您就這樣完了麼？』

『我沒有這樣說呀。你不曉得，人，第一靠命，第二靠運脚。運脚來了，過門板也擔不住；不來，伸起頸項望也白說。比方說，種穀，逢天乾，種雜糧吧，偏又碰着雨水多了。我這幾年打牌總是輸，你怕我不會打，是運脚呀！瞎子說過，我過幾天要換大運，還有，讓我算算，一年，三個月，五個月，一年半，還有一年半，我就走大運了。你們不要笑，就是打牌，甚麼，行行出狀元，也還不是可以翻梢？比方說，打一回，贏一回，只是打只是贏。贏錢三隻眼！像鬼使神差一樣；你們還看不見麼，贏幾串，贏幾十，贏一百！我還不接媳婦的

麼？現在是，有意栽花花不發，到了那一天，哼，無心插柳柳生陰！你不曉得，運腳一來，作興比老四還那個。真的，人不有幾年大運走還得了麼？』

金元爹手之舞之地說得蠻高興；眼睛睜得像燈籠，涎沫子噴在別人底臉上，好像瞎子底話，就是金口玉言，上了銅板冊。

一年半，很快就過了。兩年，兩年半，三年四年了。金元爹呢，還是沒有交大運。

『金元叔，您今年贏了錢吧？』

『唔唔？唉！』

金元爹來城裏的時候，媽她們問起來，回答的話，可不像先前那樣帶勁兒了。

『您今年要討……』

『唔唔？唉！』

慢慢，媽她們底正經話又來了。媽勸金元爹從今以後，改邪歸正——不打牌。不打牌多好，要是起首就不打牌，年年攢錢，現在怕不有百把串了。

『你不曉得，』金元爹說，『我不是一生來就

打牌的呀。起首打牌，是心裏不好過；打去打來，就打慣了；一沒事，就想打。』

『您心裏有甚麼不好過呢？』

『有甚麼不好過？你不曉得幫人家的人，受的些甚麼氣。一說，好些年了。那年 我看呀，十九歲，在幫松亭屋裏。松亭，他媽底，仗着他兒子在城裏住高等小學堂，是大相公，他自己在屋裏也就蠻拿架子。一天坐地吶喊，金元，點個火來；金元。灑杯茶來！怎麼？我金元，也不是小門小戶出來的，我爺爺不還是秀才麼？現在窮了，受人家底氣！這還不算；臘月間，他屋裏辦這樣辦那樣，安置過年，又是打揚塵，又是塌豆餅，又是揣糞巴，哪一樣不是我做？到了過年，吃飯的時候，少不得要弄幾樣菜；鄉下吃飯，比不得你們城裏規矩大，是做活的也還跟松亭們一塊兒吃。好點的菜，放得老遠的；口裏說，金元，拈這呀；金元，拈那呀！等你真伸了去拈，松亭這狗彘的就用眼睛黃，當然咯，拈了一回，第二回就不好去得了。一桌子人，

都是大吃大喝，只有我不拈，你說氣不氣？這也不說；過年，也不叫人歇歇，跟起他底「大相公」到這家那家去拜年，一跑一天！到了要去好點的人家，比方說，丈人屋裏，跟的人，可以打發幾個錢；松亭他媽底，他又不叫你去！寧可叫在幫別人家的他一個遠房兄弟去，好，我就在屋裏玩吧，他又金元，做做這個呀，金元，做做那個呀。不是過年麼？也要人一天忙！一來也是我年紀輕，皮氣大，就滿肚子氣不憤，跑到場裏去玩。玩了幾天，碰見鬼，就學會了牌啦。』

『以後不是不幫松亭屋裏了麼？』

『是呀。你以為別人會好些麼？鄉下人，都是刻薄成家，一個賽似一個！所以，我寧可在外面輸錢，不願意在屋裏看「東家老爺」底臉嘴了！』

『可是現在，年紀慢慢大了，也該朝後頭想想呀！』

『我有甚麼後頭不後頭的呢？一生裏幫人，命定了！純好，也是個長工。打牌，不是好事，我曉

得；可是我也不失悔。我一生，沒有一樁快活事，只有打牌；也沒有一樁是自己要做的事，只有打牌，你想，一個人連牌都不打，活着做甚麼呢？』

媽她們心裏怕不想；真是生得賤，無藥醫！可是口裏甚麼也沒說。以後，也沒有人跟金元爹談起這些話了。

一下子就到了我爸過世的那年。

我爸過世，金元爹也跟好些自己屋裏人們一路來了。在我們家裏幫了很久的忙才回去。

不知過了許多時候，金元爹又來了；樣子就蠻有精神；一來就眉開眼笑，跟媽她們談七談八；勸媽她們不要常常想着我爸。人總是要那個的，都是四五十歲，也不算短壽；孩子們要成人，該好好地管管，我們族裏人少，沒有多大指望，只有靠孩子們了。話是甜蜜，親切，蠻是一個長輩底口氣；一點也不像平常那樣傻頭傻腦了。末了，還說從今以後，自己也要改邪歸正，不打牌，不跟些不三不四的人們閒玩了。

原书缺页

媽是很謹慎的，沒有想買多，就只拿了一張一串錢一張的票子出來給金元爹了；約定十天半月就送鹽來。

第二天早晨，金元爹回去了，走的時候，媽說：

『金元叔，帶個籃子去吧，怕您沒有東西裝鹽。』

『不消得，籃子，鄉下多得很，隨便哪個底，都……』

『還是帶起吧，反正是要用的，何必向別人借呢？』

金元爹也就把一個大菜籃子帶走了。

過了十天，燒火的說要稱鹽了。媽說：

『不消稱得，包一兩個銅板的就有了，這幾天有人會送來的。』

兩個銅板的鹽完了。燒火的問；這回是稱鹽呢，還是包呢？

『金元叔說好了要送來的，還是包幾個銅板的

吧。』

包了五個銅板的。

五個銅板的鹽還未用完，媽就常常在口裏了唸：

『金元叔怎還不來呢！』

過了些時，媽問我們：

『你們看金元不是來拆白的麼？』

稱的鹽怕又吃完了一兩斤。媽可罵了：

『金元那砍頭的，討不到好死，欺我們孤兒寡婦！要是你爸在……』

媽不但罵，並且由金元爹想到爸，哭起來。

但金元爹還不來！

冬天了，天氣很冷。有一個早晨，我還在牀上挨被窩。媽在外面喊：

『起來，起來！』

我不做聲。我知道媽有時候雖說有點事，要是喊不應，也就算了的。

『還不起來！還不起來！』

媽可喊得格外厲害了。

『唔唔·』瞧，我還只剛醒咧！裝得多像！『甚麼事？』

『管什麼事，滾起來。』

『媽！我昨晚做了文章的……』

『不起來？要來掀被窩，打屁股了。』

這可真沒法！起來 冷咧！

『你去找金元』媽說，『問那砍頭的買的鹽麼怎樣了！有鹽交鹽，無鹽交錢！把籃子也帶回來。』

天咯！這樣冷，要下鄉跑幾十里路！

『媽，您看天色多拐，怕要下……』

『這懶鬼，沒有打得，下雪下雨，要你去？看會死不！』

『曉得他在甚麼地方呢？媽呀，他又沒有屋！』

『他上天了？他沒有屋，他幫的人家總有屋呀。你不曉得去問四叔麼？反正他又供不起你吃，住，是要去吵四叔的。難道四叔還不曉得他在哪裏麼？』

媽甚麼都好，就是太小氣：這樣冷，爲了 申

錢，叫我跑幾十里路，去找一個沒有着落的人！我想，趁這時候恰巧金元爹把鹽送來了就好了；甚至在路上還想：說不定會碰見金元爹咧！但是，失望了！

天曠得很緊，北風吹得人打擲嚏。來往的人，簡直沒有幾個。我一面埋怨媽，一面又恨金元爹——金元爹甚麼人都沒有害，獨害到我了！我想，金元爹簡直唸不成句，要是真地拆白，世上還有靠得住的人麼？作興有別的緣故。不是麼？金元爹多老實！

到四叔家裏的時候，四孀娘已經在燒晚飯火了。四叔他們都想不到我這樣冷的天氣，會跑到鄉下來；可是都猜到爲金元爹來的。原來買鹽的事，四叔他們早曉得了。

四叔比我上回看見的時候老些；四孀娘呢，眼睛像格外近了。不過別的還是那樣——堂屋裏還是滂牛糞臭，天地君親師的家神紙還是那樣爛，飛起着一大塊一大塊地。

『啊啊你來了，你來了，你快長成人了咧——喂，去借幾個雞蛋來！弄給孩子吃——啊，冷吧……』

四叔一隻手不放他底竹筒子水煙袋跟麻梗火，一隻手端了一個矮凳給我坐。他自己坐在門坎上，四孀娘從灶門口出來，拿圍裙擦了一把臉上的灰，睜起一雙眼睛笑着問長問短。

吃飯的時候——並不是嘴刁，那臭鹽菜底氣味，光只聞聞，也就真有些不舒服——四叔說：

『金元叔真是……你不曉得，金元爹把錢一拿回來就把給人家了。他今年輸了錢，扯了債，人家逼他還；不，他自己不還不得了！不爭氣的人，到老不爭氣，到處出乖賣醜，哪裏不好騙，跑到城裏去騙自己屋裏底錢，騙孤兒寡母！怎麼，不打牌就會死麼？』

『孩子，』四孀娘說，『拈菜呀，拈菜呀！』

一盤雞蛋炒得像石頭，恐怕交了一斤大蒜甚麼的。還是特別爲我弄的咧——我四孀娘真好廚工！

除了雞蛋就是臭鹽菜，四嬸娘還只叫拈咧！沒法，我只有淘茶。

『你不曉得，』四叔攪了一口鹽菜，咕嚕咕嚕地跟我說。金元爹這一兩年來，越過越不成話了。以前，也打牌；輸乾了就不打——喂，你再跟孩子倒杯茶呀——現在，哼，借錢打；今年借了五串，一個月兩百錢的利錢。要是不還，利上翻利，過年就得八串多——怎麼，雞蛋炒得不好麼——他自然措不起，就在這裏那裏拆。就是我這裏，也今天跑來：老四，借這樣；明天跑來：老四，借那樣。我老四，就算比您好得一簍片兒，也是我們兩口子辛辛苦苦換來的呀！不打牌，總該不會死。像我……』

『我說，』四嬸娘插進來，『那也難怪，一個人，做慣了活，一閒下來，就悶得慌。像過年，沒事做，跟別人談閒天吧，金元叔底幾句話，硬邦邦地，跟哪個也打不攏！不玩個甚麼吧，一天又望不到黑，這時候，人，是很容易學會打牌的。哪個不

想快活幾天呢？像你？你有婆娘，別人沒有婆娘呀。你不是我管住，你還不是……一樣』

『多嘴！一個婦道家！是的，打牌可以，有錢打，沒有錢就算了呀。』

『你不曉得，金元叔心才大咧。他說他轉了運腳，要發財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做，做得皮包骨，可憐，真該發點財，歇歇。怎樣發財呢？田裏挖不到銀子，路上檢不到錢，人老實，又不會偷不會搶？他說，看，打牌不也……他想贏。贏了想多，輸了想趕本。怕甚麼？運腳好。他還要買牛，買……不幫人家了？不曉得哪個瞎子跟他算的命，可憐，像叫鬼迷住了？去年叫人家逼得差點兒上吊！』

『哼！他那手牌也能夠贏錢，龍都不在天上了！光留對對，又不會量字，一張牌過了四個，他還在望成！不說吧他是要把命送給瞎子手裏的。怎麼，不吃了麼？吃飽呀！』

四叔告訴我，金元爹在離這裏三里多路的一家

人家，說好了明天早晨帶我去找。

鄉下的鬼規矩，我頂不喜歡的是，吃了晚飯，坐不得一屁工夫就睡，亮也不點。

我跟四叔睡在一張牀上。四孀娘在竹牀上頂棉絮。壁子是沒有窗子的，可是很多大的洞，細的縫，看見外面黑董董地。風一陣陣吹進來，蠻冷。狗子有一聲沒一聲地叫，就在壁子外面叫，是鬼呢，還是賊呢，我怕，睡不着。

『四叔！四叔！』

四叔跟死了一樣，只是打鼾，我把眼睛閉得緊緊地，不敢睜開，並且用被窩蒙着頭。

過了好一會，我還未睡着。好像有甚麼東西在響。我露出一隻耳朵來聽，是屋上。啊，糟了，可不是下雨麼，我格外怕起來。隔壁左右都沒人家，荒場子，又下雨。

『匹叔！』

匹叔不做聲。我把頭只向裏鑽。四叔底脚好臭！

怎麼？響聲像到屋裏來了！有鬼！啊，在牀上！糟，被窩是濕的，準是屋漏！鄉下人簡直是豬，一過幾年不興修房子！我大聲地把四叔喊醒，半夜裏，不，還蠻早咧！起來搬了一回牀。天，多冷喲

第二天早晨起來，不下雨了。可是在下雪。鵝毛團靜靜地一陣一陣地下。真倒楣，金元爹找不成了！

沒法，金元爹找不成，家也回不成。我在四叔家裏住了三四天，天天吃臭鹽菜！

好容易雪不下了；但是天還沒有晴。屋上，天井裏堆的雪還沒有化的意思。四叔說：

『趁雪還沒有化，我們去找金元爹吧。』

我們就走了出來。一出來，我底頭，像落在冰窖裏一樣冷。一望，一片白。四叔在前面引路；其實路也沒有了，甚麼也沒有了，全是白茫茫的雪。北風捲起樹枝上的雪在空中飛，刀一樣地撲到人頭上。我馬上覺得我臉上已經凍發燒；腳也凍僵了，有一步沒一步地算是在走。

路，真也難；一踏，凹下去尺把深，面上是一樣平，踏下去之後，作興是個坑，作興是凍着了却又沒有凍緊的水。一不小心，卜弄冬，一交，仆一個雪人，鼻子，眼睛，嘴甚麼的部印在地上。總算好，怕足足走了兩個鐘點，四叔說到了。

隔不多遠。是一個有三四家人家的村子。四面疏疏朗朗排着些裸體的樹，不，穿着白衣服的樹。門口，凹下去，是一大口堰，說是堰，也看不見水，只有雪。

我們正朝着這村子底正面去，隔着堰，看見正當中那間屋，大門大開着，裏面好像有人在做甚麼。四叔說，好，金元爹在屋裏推磨咧。但是，我沒有看見。我只看見隔堰有歡迎我們的幾隻狗。狗也怕冷吧，叫得不很起勁。

我們沿着堰繞進村子的時候，那正中的一家，已經有人出來了。

『我說是哪個，是老四！這樣冷，怎來的了？這個是？哦，城裏的姪少爺，……』

出來的這人是個老頭子。臉還白，比別人好像好看一點，差不多像城裏人。只是穿的並不好，一件很舊的藍布棉襖，腰裏還繫着一根粗棕繩。

四叔跟那老頭說了幾句話，就問起金元爹。

『金元？他在屋裏。金元，金元，老四，來找你呀！』

三個人一齊朝屋裏走。四叔喊金元叔，我也跟着喊金元爹，但是屋裏沒有人答應。

走進堂屋，米，磨担子，就那樣放着；椅子上還有一件破棉襖，只有金元爹不見了。

『金元，金元，』老頭子喊，『噫，到哪裏去了？一定是上毛房，他底衣服還在這裏——他指那件破棉襖，那準是推磨推熱了脫下來的——坐一會兒就會來的。』

坐了一會兒，金元爹還不來。老頭子後門外面去喊，也沒有人應。四叔聽見有人對老頭子說，金元就往場裏去的那條路上走了。

『嚇！』四叔說，『他跑了，真是！孩子，咱

們趕他去，一定還沒跑好遠的。』

四叔沒有等老頭子轉來，就拉起我跑。老頭子還在後頭喊：

『坐一下了去呀。有甚麼事麼？有甚……』

我們跑出了村子，幾隻狗跟起叫。別的屋裏也出來了幾個人。四叔說：

『那不是！』

但是我看不清楚。只覺得很遠很遠的那頭，雪當中，有點東西，好像在動。

『你站在這裏，我去趕他轉來。』

四叔丟下我就跑。不曉得爲甚麼，我覺得一陣子不好過。我年紀小，向來沒欺負過人，也沒有看見別人欺負人。金元爹，來不來，是自己屋裏，又只一串錢的事！我追着四叔喊：

『趕不轉來就算了，只看籃子在哪裏，我帶回去就拿了！』我還記得媽叫我帶籃子回去的話。

四叔不曉得聽見了沒有，只是跑，口裏還喊：

『金元叔，金元叔，站住呀！』

過了一會兒，金元爹看不見了，四叔也看不見了，我站在雪裏面，風向我臉上刮，像打嘴巴一樣。我底耳朵凍得很疼？

村裏老頭子，還有好幾個別的男的女的，都望着我，你一句我一句議論起金元爹來。

——一定有甚麼事！

——一定是爲了錢甚麼的。

他們問我，我裝着認生，不做聲。心裏不好過，好像自己在玩把戲給別人看。

過了好半天，雪地裏一個黑東西向這頭跑來；一走攏，是四叔，口裏還不住地喘着氣。

『回去，孩子——啊，對不起，驚動了你們。沒有事，甚麼也沒有。』

路上，四叔告訴我，金元爹無論怎樣也不轉來，說沒有兩塊臉見孩子。事情做錯了，他曉得。鹽，總是要買的，只是這幾天沒有錢。叫孩子先回去，籃子還是留下，一有錢，就買了送去。四叔問他哪裏有錢；他說，你不管，偷，也得給他們送

去。我不能叫孩子們罵我。我賤，只在別人面前；在孩子們面前，我是前輩，我不能丟這人，將來連面都不能見。四叔又說，金元爹打的單布衫，說冷，我脫了一件棉背心給他穿去了。這種人，真是！又可恨，又可憐。四叔一說，我才注意到四叔身上真少了一樣東西。

聽了四叔底話，心裏格外像有個甚麼東西橫着在。我失悔不該來。曉得這樣，媽就打我罵我，也不來的。我又埋怨媽太小氣，爲一串錢，把金元爹逼得住雪地裏跑，棉襖都沒有穿！

第二天我就踏着雪回城裏來了。鞋子襪子打得切濕，腳都凍腫了。媽還罵我沒脾胃，連籃子都沒有拿得回。

過了好些天，有一個早晨，媽有事到大門口去。住屋的人們說，有一個菜籃子，是您鄉下的那族人送來的。叫他進去他也不進去，叫他坐一會兒也不肯坐。慌慌張張，好像怕誰拉住了，籃子一丟，就回頭走，走向來的那條路上去了。

媽問：

「是空籃子麼？」

「是空籃子。」

「沒有說甚麼嗎？」

「沒有。」

「這砍頭的！」

我曉得金元爹說得那樣硬，現在還是空籃子送來，準是連偷也偷不到甚麼了。一想起……唉！

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金元爹到我們家裏來。再來的時候，我已經出門了。

十幾年沒回家，金元爹說是變了。叫人家殺了。那打起單衫在雪裏跑的事，不就像在眼前一樣麼！

許多奇怪的幻影擠滿了我的腦袋。我簡直睡不着

(註一) 老太婆的卑稱

(註二) 族人